



# 大山深处有 背篓



■葛昌秋 刘辉

河北省迁西县 81 岁的老党员张万兴家门前不久多了一块“重点服务户”的红标牌。这块标牌,是国网迁西县供电公司“钢铁之魂”共产党员服务队挂上的。每次进出看到它,老人都琢磨:“没想到我一个供销人竟成了供电人的服务重点,一下跨了行呀!”

“背货篓爬大山,一人辛苦万人甜”,曾在迁西县洒河桥供销社工作的张万兴是“背篓精神”的亲历者,年轻时的他曾把背篓的故事讲了无数遍。

迁西县洒河桥公社(今洒河桥镇)地处长城脚下,滦河西岸,南北长 15 公里、东西宽 7.5 公里,山高水险、交通不便,进村都是崎岖的山路,群众买难卖难。

洒河桥供销社当时有 130 名干部职工,担负着全公社 18 个大队、72 个生产队、2500 多户、11000 多口人的生活生产资料供应和农副产品收购工作。上世纪 60 年代,为了改变群众生产生活中难题,洒河桥供销社走遍洒河桥,了解每个村的实际情况后,喊出了“背篓爬大山,艰苦练人改造世界观。宁可麻烦千遍,不让百姓一事为难,再苦再累也心甘!”的口号。

当年,供销社职工赵海芹第一次背着装满货物的背篓翻山越岭来到白塔

寨时,小山村一下沸腾了。乡亲们没想到,不用起早贪黑跋涉山道,就能在家门口的背篓里,买到油盐酱醋、烟酒茶糖。

背篓送货的经验很快在各公社推广,供销社成立了下乡工作队,队员们唱着背篓歌,翻山越岭走村串户,为农民送去生活用品、生产资料,收了农民家里的农副产品,送出大山。

在洒河桥地区,还有一些不背篓,却跟“背篓”走同一条道的人,也走进了千家万户。

“针卖根儿,线卖条儿,裁裤衩儿,卖裤腰儿。”当年在洒河桥电力站工作的韩殿密几句“口诀”脱口而出,这位 70 多岁的老电工对那段“背篓时光”记忆很深。

洒河桥地区从上世纪 60 年代开始办电,第一关是埋杆架线,电力工人拉肩扛抬拽背,起早贪黑午不休,就是要让乡亲们过上“电灯电话”的日子。施工时,大家住在老乡家,睡农家炕,和老乡吃一锅饭,点一盏灯,还帮老乡挑水扫院,收秋打柴。冬天山风呼啸,大家抱着冰冷的线杆,每回都冻僵;骑车抄表收费来回要走近 100 公里的山路,有个村要拐 86 道弯。可无论何时,只要乡亲们招呼,他们二话不说立马出发。“其实我们的电工兜和背篓是一样的,都装着责任。”韩殿密说。

供销人背上的背篓、电工肩上的帆布兜,虽为不同职业,却担着同样的责任,传承着同样的精神。

97 岁的徐俊文曾是洒河桥供销社主任,84 岁的孙继奎是他的助手,两位老人都是“背篓精神”的亲历者。巧的是,两人的孙辈都在供电公司工作。徐俊文的孙子徐长宏现在洒河桥供电所负责营销工作,孙继奎的外孙郭乃畅在供电公司运检部工作。

徐长宏到供电公司上班的第一天,爷爷就嘱咐他:“我对洒河有感情,那是我工作过的地方,你得把事干好喽!不管是供销还是供电,目标都是为人民服务!”郭乃畅一入职,姥爷就送给他一张黑白小照片,那是姥爷年轻时面带微笑卖花布的工作场景,鼓励外孙铭记“背篓精神”。

如今,在车道峪村,提起背篓,72 岁的村民张国义赞不绝口:“那时候挣工分,不舍得请假去买东西,多亏了供销社的同志们。”他还清楚地记得赵海芹那时的样子,“谁家需要啥告诉她,下回准给带过来!”自己送给心上人的蓝格子袄、孝敬老人的好酒,都是赵海芹背着背篓送来的。“现在,供电人跟那时的‘背篓’一样,不管刮风下雨,总是随叫随到,啥时候都为我们着想!”张国义说,“老百姓心中有杆秤。”

## 三上南华山



■刘小胜

宁夏有两座名山,地处南北。南边的六盘山与甘肃平凉交界,树木葱茏,植被茂密,堪比江南山色。北边的贺兰山与内蒙古阿拉善左旗相融,岩石裸露,巍峨壮丽,孕育出了“塞上江南”。

在我看来,宁夏还有一座可称为草原的山,即地处海原县城之南的南华山。作为六盘山余脉,南华山呈东南至西北走向,主峰马万山海拔 2955 米,比六盘山高 13 米,比贺兰山低 600 米,为宁夏第二高山。

二十年前的盛夏时节,我曾乘车翻越南华山,那山高云淡、稀林草地、草木相间的美景,在脑海中留下深深的印记。二十年来,我到过内蒙古、青海、甘肃的不少草原,却再也未到过南华山。

三年前的国庆假期,为一睹散文家梁衡在《震柳》中提及的那几颗神奇柳树的容颜,我再次到达海原县,再次翻越了南华山,目睹了它二十年后的景色。彼时,静静的南华山草地一片金黄,植被更加茂密,山南面的草地也茂盛起来,由片连成线,扩展的看不到边,一派秋草黄、旷野苍的壮阔景致。当时因时间紧张,仅在翻越山口的地方稍作停留,远眺山南山北的秋色后,便匆匆下山,留下不少遗憾。

第三次翻越南华山,是今年七月。

我们驾车由平原进入黄土丘陵地带,红褐色的山脉如火焚烧,星点绿色和山上星罗密布的羊道,是沿途唯一亮眼的景色。然而车开近海原县城时,远远就看到了南华山的隐隐绿色,女儿若有所思地问:“真奇怪!同一个区域,地貌景色怎会截然不同?我答:“这就是大自然的奇妙之处。”

午饭后,我们直上南华山。山南山北满目葱绿,山中凉风习习,沿着盘旋的山路而上,草木香气弥漫四野,天高云淡。极目远眺,漫山遍野一片苍翠,山脉在或深或浅的绿波中柔和起伏,特别是南坡的广袤草原,像一幅巨大的绿色油画,迸发着生命力。

山之南的牧场,早在宋朝时就是皇家军马场,也是我每次登高远眺之地。作为海原人的水源地,这里年均降水量达 600 毫米,地表土质肥沃,气候凉爽,牧草丰茂。置身山脊,不管轻声细语,还是高声呐喊,都有一种敞亮宁静的快乐。

南华山很大,无法一眼窥望它的全貌,只能从不同山口进入,用脚步丈量和

感知它的美。

灵光寺位于南华山西端深处,是这里面积最大的天然次生林区。盛夏时节,原始林区雾松盈林,灌木密集,各色小花绚烂地开成片,清脆鸟鸣回荡山间。斑驳的枝叶下,红艳艳的野草莓点缀其间,摘几颗入口,清香酸甜。

灵光寺景区内有元昊行宫遗址、西夏王室避难洞、宪城皇后墓等古迹。公元 1042 年,西夏王李元昊携爱妃移氏栖居于此,行宫依山而建,亭水相映、飞檐斗拱,绵延数里。行宫历次被毁,树木与森林数次遭遇大火,却又在雷鸣闪电的大雨中被浇灭,后人在此建寺,因神奇灵光和大雨,故命名“灵光寺”。新中国成立后,灵光寺列为海原县天然森林保护区,山上栽种落叶松、桦树、沙棘等树种,绿化面积达十万余亩。

三上南华山,每次我都会思考一个问题:宁夏南部山区属温带大陆性干旱半干旱气候,海原县地貌又多属黄土丘陵沟壑地带,属大陆性季风气候。这样常年干旱少雨的气候,如何就形成了南华山独特的绿色天地呢?

原来,南华山呈东南至西北走向,长约 35 公里,宽 25 公里,平均海拔 2600 米,比海原县周边高出 700 米,而且山区年降雨量在 400 至 600 毫米,也比海原县城平原多出一倍多。高山地形造就了南华山冬季温寒、夏季凉爽的特征,形成冬季的“热岛效应”和夏季的“冷岛效应”。白天气温较高,可促进植物光合作用,晚上气温低,可降低植物的呼吸消耗量,昼夜温差对草地植被生长和安全越冬非常有利。另外,夏季湿地有降低气温的作用,春季增温和秋季降温也都比陆地慢,如此不仅调节了当地气候,还为特有动植物的生存提供了特定条件。此外,加上南华山地形的动力和热力因素导致背风坡成为“小风区”,促进了植物生长。

特殊的地形、地貌和气候,造就了黄土高原上这座博大、厚重的“绿色明珠”。1982 年,国家地震局在南华山脚下发现并开挖了海原活动断裂带上记录多次古地震事件的“刺儿沟探槽”,为人类认知自然打开了一扇“新窗”。1984 年,在南华山临近水源的一个阳坡上,考古队发现了古人类繁衍生息、生产劳动的“菜园文化”遗址。如今,这座黄土高原上的彩色“宝岛”已被纳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正焕发出新的活力。

(作者供职于神华能源报)



月圆

■张成林

## 中秋话月饼

■邱俊霖

赏月、吃月饼,是中秋佳节的传统习俗。在中国古典小说中,也有月饼的身影,比如《红楼梦》中一共有三次中秋节,而月饼在第七十五回至七十六回有着墨最多。

第七十五回里,贾珍给贾母送了月饼,但贾母后来对贾珍评价道:“你昨日送来的月饼好;西瓜看着好,打开却也罢了。”说的是贾珍送来的月饼好吃,至于西瓜,倒颇有些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感觉。

到了第七十六回,贾母与众人在赏月,见月至中天,越发精彩可爱,便让人吹笛助兴。听得开心,贾母将自己吃的一个“内造瓜仁油松穰月饼”以及一大杯热酒赏给了谱笛人。

这个“内造瓜仁油松穰月饼”正是《红楼梦》中最精致的一个月饼,其他几处的月饼只是提及而已,而贾母吃的这个月饼的确是有来头的。所谓内造,就是指皇宫内制作的月饼,单单这一点,便可以看出这是当时的“豪华尊享版”月饼。

另外,穰通瓤,有包裹之意,松穰则是形容这款月

饼如松穰般细腻、油润,而瓜仁油则是这个月饼的馅,即瓜仁配猪油制作而成。这块尊享版月饼,实际上属于果仁月饼的范畴。

但有个奇怪的现象,《红楼梦》中的角色吃得上精致的月饼,但四大名著里其他三部中的角色恐怕就没有那么好的口福了。《三国演义》《西游记》和《水浒传》的故事发生时代背景依次是东汉末年至三国、唐代、宋代,作品对中秋节的具体习俗几乎没有着墨,是不是那时月饼还未诞生?

实际上,月饼的起源的确迷雾重重,无论作家们是否真正研究过起源,但从汉至宋,中秋节似乎真不一定能吃上月饼。例如,唐代诗人中的“美食家”不少,写下的赏月诗也很多,却没有哪位诗人提到月饼一词,这似乎也印证了唐代可能还没有出现今天意义上的月饼。

有专家考证,现代月饼的雏形应出现在宋代。宋末元初的学者吴自牧编过一本《梦粱录》,其中介绍了南宋都城临安的城市风貌,里头便出现了月饼。不过,这种月饼只是一种市井小吃,而且四时皆有,并未与某个特定节日关联在一起。

至于月饼与中秋的结合,大致是从元明时期开始的。明代小说家们生活的时代,是有中秋吃月饼的习惯的,

例如明代田汝成所著的《西湖游览志余》便记载:“八月十五日谓之中秋,民间以月饼相遗,取团圆之义。”可见,明代的中秋节不仅吃月饼,而且赋予其团圆之意,并作为馈赠佳品。

不过,明代的月饼似乎还未定型。明代人沈榜曾担任过顺天府(今北京)宛平县知县,他曾编著过一本《宛署杂记》,记载了当时北京地区的社会风俗情况,其中记载了八月节送月饼的习俗。当时的月饼花样繁多,又有不同规格和形状等,甚至还出现了数百钱一块的豪华月饼。

或许到了清代,月饼的形制才逐渐定型,更方便携带和食用的小月饼逐渐流行开来,《红楼梦》里的果仁月饼在清代中期就颇受富贵人家青睐。清代袁枚在《随园食单》中记载了

一种“刘方伯月饼”,是用松仁、核桃仁、瓜子仁制作馅料制成,类似于今天的五仁月饼,袁枚评价这款月饼“香松柔腻,迥异寻常”。

在《红楼梦》成书的清代中期,像“瓜仁油松穰”这样的果仁月饼还是一种高档特制月饼。如今,月饼口味繁多,果仁月饼早已不是什么稀罕事。但无论口味如何变,月饼都寓意着团圆与美好,也寄托着人们对亲友的思念以及对团聚的期盼。

